



JAPAN NOVEL

日本最新获奖推理小说

越界

上

〔日〕桐野夏生 著

于近江 等译

山东文艺出版社

日本最新获奖推理小说

越界

〔日〕桐野夏生 著

于近江 等译

山东文艺出版社

1998年度日本第50届推理作家协会获奖作品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越界 / (日) 桐野夏生著 ; 于进江等译 . — 济南 : 山东文艺出版社 , 2000 . 7

(日本最新获奖推理小说)

ISBN 7-5329-1805-X

I . 越… II . ①桐…②于… III . 推理小说 - 日本 - 现代 IV .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07299 号
图字 : 15—00—030

日本最新获奖推理小说

责任编辑 吴晓玲

装帧设计 刘小军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经 销 山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

版 次 2000 年 7 月第 1 版

200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64 开本 9.5625 印张 4 插页

字 数 378 千字

印 数 1 - 5000 册

总 定 价 (上、下册) 19.20 元

译者的话

本书作者桐野夏生是日本当代著名推理小说作家。日本成蹊大学法律系毕业，当过公司职员等。1984年开始小说创作，90年代初开始创作推理小说，逐渐崭露头角。

1993年，以《落到脸上的雨滴》获第三十九届推理小说大奖“江戸川乱步奖”；1998年以开拓日本犯罪小说新领域而著称的《越界》获第五十一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1999年以《迷人的脸蛋》获第一二一届日本大众文学最高奖“直木奖”。此外，其代表作还有《被天使抛弃之夜》、《水之眠，灰之梦》、《泯灭之心》、《西洋景》等。近年来，以创作情节跌宕曲折、悬念丛生的犯罪小说而驰名于日本文坛。

本书于1997年7月15日由日本讲谈社出版，至1998年



8月，在短短的一年中连续再版十四次，成为日本最畅销的推理小说。翌年，获1998年度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第一名。1999年10月以该书内容改编的电视连续剧《越界——妻子们的犯罪》在日本各电视台上映，引起人们的关注，再次引起轰动。

作品以一件杀夫碎尸案为中心而展开，主人公是在东京市郊一家盒饭工厂做计时工的四个家庭主妇。因夫妻打架，弥生失手勒死了游手好闲、寻花问柳的丈夫，其工友雅子劝说工友良惠、邦子替她将尸体肢解并处理掉。后因乌鸦在公园垃圾箱中觅食，使碎尸案东窗事发，东京警视厅立即立案侦查。弥生与雅子等人隐瞒真相，相互包庇，得以蒙混过关。结果，经营酒吧、暗设赌场的老板佐竹却以杀人嫌疑罪被捕，后又因证据不足而被释放。出狱后的佐竹已名誉扫地，倾家荡产，心灰意冷，难以东山再起。他决心报仇雪耻，高薪雇人明察暗访，自己则摇身一变成盒饭工厂的保安员，亲自跟踪调查，终于掌握了弥生杀死丈夫和雅子等人为其碎尸灭迹的全过程及一系列确凿证据。于是出现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场面：诱骗除掉邦子，掳走弥生的巨额保险赔偿金，最后与碎尸案的主谋雅子展开了一场灵与肉、生与死的殊死较量……

这起家庭犯罪杀人碎尸案，向人们生动地展现了日本泡沫经济社会中的一个缩影。从婚姻家庭的冷漠、破裂到社会伦理道德的崩溃、伦丧；从家庭中的夫妻、母子、婆媳关系到社会中的人际交往，都深刻地揭示了一种资本主义社会中



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金钱至上。为了钱，可以抛弃亲情、友情，不顾一切地去偷、去骗、去抢；为了钱，可以出卖灵魂，去干肢解尸体的勾当。正如日本推理小说评论家新保博久所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为了庇护计时工同伴杀夫的罪行，雅子一伙铤而走险的举措比杀夫还可怕。”

作者的这部小说与她以前所描写的冷酷人物的形象有迥然不同的风格，如结尾中，没按通常的劝善惩恶的俗套安排雅子被警方逮捕，这充分体现了作者的用心。因此，作为新的犯罪侦探小说，本书一发表，就引起非同一般的反响。荣获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时，评委们盛赞道：“这部推理小说令人叹服！”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鞭策作者勤奋耕耘，不断创新，在最近不到五年的时间，先后荣获日本推理小说的两项权威大奖，并且在《越界》之后不到两年，又以追求孤独和自由的新作《迷人的脸蛋》荣膺日本通俗文学最高奖“直木奖”呢？桐野夏生在获直木奖后不久发表的一篇短文《焦躁是创作的原点》中的回忆与感想，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些许启示。她在文章中写道：“上小学时，我经常如饥似渴地阅读大量的杂志和小说，包括哥哥和弟弟的；有时，让父母带着去看美国电影，对美国好莱坞电影佩服得五体投地；晚上，躺在被窝里，还沉浸在各种故事的余韵中，心驰神往，添枝加叶地构思新的故事……上学后，在我的心中，浮现出想写点什么的想法。从那时到现在，这一直是我孜孜不倦的向往与追求。我在不断地思索：自己幼时的焦躁，不是至今依然如故



吗？如果能搜寻到更好的词汇，描写得岂不是更加生动？如果能用多种文体创作，对内容岂不是产生更多的影响？那样一来，自己想描写的内容，岂不是更加淋漓尽致，入木三分？

“此次，我获得第一二一届直木奖，屈指算来，我从事创作已经十五年了，我深感这是对我的厚爱，深知这是授予我的崇高荣誉。为此，我也感到万分喜悦，但是，和小学四年级时一样，只要不忘对‘表现’的追求，岂不是永远处于焦躁之中？因此我想，必须努力扩大见闻，激发创作热情，必须积极地创作和不停地憧憬，因为这两者是表里一致的统一体。我决心以此次获奖为契机，戒骄戒躁，争取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我们相信，桐野夏生作为辛勤的耕耘者，一定会不负众望，在不断地“焦躁”追求中，锐意进取，创造出更多、更优秀的推理小说，奉献给广大读者。

译者

2000年3月1日于泉城

所谓的走上绝望之路是指拒绝任何求生的努力。

——弗兰纳里·奥康娜

Copyright ©1997 Natsuo Kirino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Published in 1997 by Kodansha Ltd., Tokyo, Japan.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 Edition Copyright © 2000 Shandong
Publishing House of Literature and Art, China.

Published under license from Kodansha Ltd.

©1997年 桐野夏生

版权所有。

株式会社讲谈社 1997 年在日本首次出版。

中文简体字版版权 ©2000 年山东文艺出版社。

由日本株式会社讲谈社授权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1998年度日本第3届推理作家协会新人奖



作者简介

桐野夏生

1951年生于日本石川县金泽市，成蹊大学法学部毕业，当过公司职员等。1993年，以《落到脸上的雨滴》获第39届推理小说大奖江户川乱步奖；1998年，以开拓日本犯罪小说新领域而著称的《越界》成为第118届直木奖预选通过作品，并获第51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1999年4月，继《越界》发表两年之后，以追求孤独与自由的又一部力作《迷人的脸蛋》获第121届日本大众文学最高奖直木奖，从而成为当代日本著名的女推理小说作家。

第一章 夜 班

香取雅子比约定时间提前到达停车场。一下车，就被七月充满湿气的夜幕包围。或许是闷热的缘故，一片漆黑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

雅子感到喘不过气来，仰望着尚无出现星辰的夜空。在舒适的空调车内，降了温的干燥的皮肤，很快就变得汗淋淋的。

与新青梅公路方向飘来的废气混杂在一起，隐隐约约地传来一股油炸食品的难闻的油腻味。这就是过一会雅子即将上班的盒饭工厂里的气味。



“真想回去！”

一闻到这种气味，雅子头脑中就浮现出这句话。其实，连自己也不知道想回哪儿，才出现那种念头。毫无疑问，不是刚刚离开的那个家。为什么不想回家？究竟想回哪儿？一种迷茫的心情使雅子感到困惑。

从午夜零点到早上五点半，中间不能休息，连续制作通过传送带传来的盒饭。做计时工，工资比较高，但却是一项需长时间站立的艰苦工作。当身体不舒适时，想到如此辛苦，不止一次地想打退堂鼓，辞掉这份工作。但是这种毫无目标的心情与高收入是相当矛盾的。

雅子像平时一样，点上一枝烟。吸烟是为了消除工厂中的气味，这是刚进工厂时想出来的办法。

盒饭工厂大约位于武藏村山市的中央，与巨大的汽车制造厂的灰色围墙外面的公路遥遥相对，孤零零的一大片。工厂周围是一片落满尘埃的田地和几家小型汽车维修厂。土地平整，视野开阔。工厂的停车场还需由此向前步行三分钟，在一家已经荒凉的废弃工厂的前方。

停车场是一片仅仅简单平整过的开阔空地。虽然大体上用胶带划定了停车位置，但因落满了尘埃，停车线并不固定。接送员工的两用轿车及轻型汽车等杂乱无章地停放在那里。

如果有人藏在草丛里或汽车旁边，是很难发现的。这里也是一个很容易出事的地方。雅子小心翼翼地边观察周围的情况，边锁上车门。



突然，传来汽车轮胎与地面摩擦的声音。黄色的车灯，瞬间把夏天茂密的草丛映得通明，一辆绿色的高尔夫敞篷汽车驶进停车场。从卷起帆布篷顶的驾驶座上，肥胖的城之内邦子探出脑袋，低头道歉：

“对不起，我来晚了。”

邦子随意地把高尔夫车停在雅子那辆褪色的红色花冠牌轿车旁。尽管车子往右放偏了，但邦子却毫不在意。无论是拉侧闸，还是关车门的声音，都超过一般人。她对一切都好浮华，喜欢张扬。

雅子用胶鞋鞋尖捻灭了烟头。

“你的车造型可真漂亮啊！”

即使是在工厂，也要找个什么话题聊聊天。

“是吗？”邦子高兴地伸了一下舌头。

“不过，因此而欠下一屁股债也够蠢的吧？”

雅子暧昧地笑了笑。邦子欠的债好像不完全是因为买车，邦子的东西名牌居多，服装方面也花销很大。

“咱们快点走吧。”

从停车场到盒饭工厂的路上，从年初开始，常有流氓出没。迄今已发生过多起女工被强行拖到暗处、遭到强暴的恶性事件。昨天，工厂领导刚刚提醒大家：“务必要结伴，一起上班。”

两人在没有路灯的黑乎乎的土路上走着。右侧，毫无秩序地排列着一些公寓楼及一些带有宽敞院落的农户。虽然看起来乱糟糟的，但是有人烟生息。左侧，夏草丛生的暗渠对



面，已废弃的老盒饭工厂和已关闭的保龄球馆连成一片，既闲寂又荒凉。据遭遇流氓袭击的女工们说，就是被拖到这片荒地遭到侮辱的。雅子警惕地左右巡视，和邦子加快了脚步。

从右侧远处的一栋矮小公寓中，传来操葡萄牙语的男女吵架的声音，好像是在同一工厂上班的同伴。这家盒饭工厂除了雅子这些主妇计时工之外，还雇佣了许多日裔的巴西人，其中有不少是夫妇。

“这几个流氓是不是巴西人呀？大家都这样议论。”

黑暗中，邦子皱着眉头说。雅子毫无表示，只管默默地走着。她想，无论是哪个国家的男人，对女人来说，都是令人头疼的。只要在这家工厂上班，无论怎样注意，都难以消除身心的郁闷。作为女人，只有自卫，别无良策。

“听说那家伙长得虎背熊腰，力气大得不得了啊。他什么也不说，一上来就紧紧抱住你，让你连气都喘不过来。”

邦子的口气中，甚至流露出一种向往的感觉。雅子感到仿佛乌云覆盖星空，邦子的心中是否也被什么塞满了呢？

背后，传来自行车刹闸的声音。她们两个心情紧张地回头一看，是一位身材矮小的上了年纪的妇女。

“是你们两个呀，早上好！”

原来是同伴吾妻良惠，五十五六岁的寡妇。她心灵手巧，干起活来一个顶两个，被工厂的同事们揶揄地称为“师傅”。雅子放心地说：

“啊！太好了，原来是师傅呀，早安。”



大概是不喜欢良惠，邦子有意慢了半步。

“连你也叫师傅，以后可不要喊了，啊。”

话是这样说，但良惠喜形于色，急忙跳下车，和大家一起步行。真不愧为体力劳动者，尽管骨骼瘦小，个头很矮，但身体却结实健壮。然而，与身体相比，瘦小的脸盘在夜色中显得苍白，不知为什么有些娇媚的感觉。正是这一点，使良惠给人一种薄命的印象。

“因为大家都议论流氓的事，你们两个才结伴一起来的吧？”

“是呀，因为邦子还年轻嘛。”

邦子嘿嘿地笑了。邦子二十九岁。良惠边躲避夜色中的闪光的水坑，边瞅了一眼雅子的脸。

“你也是呀，容光焕发正当年，才四十三岁吧？”

“越说越离谱了。”

雅子一本正经地说。最近，几乎从未有过如此肆无忌惮的纵情议论的气氛。

“那个已经停了吗？没有那种欲望了吧。”

良惠像是开玩笑说。但雅子却以为的确如此。自己如今就像爬虫类，在又冷又干燥的地面上爬行。

“可是，师傅为什么比平时迟到了啊？”雅子换了话题。

“啊，我婆婆老是缠磨不休呀。”说完，她紧皱着双眉。良惠必须照顾卧床不起的婆婆。

雅子没有继续追问，注视着前方。左侧，一片荒废的房屋的头，停着几辆向连锁食品店快速运送盒饭的白色卡



车。在它们的远处，深夜中的盒饭工厂巍然屹立。荧光灯亮如白昼，宛如一座不夜城。

良惠去附近存车处存上自行车后，三人一起登上厂房外的楼梯，上面铺着已经踩破了的绿色化纤地毯。

走进二层的大门，右侧是办公室，走廊的最里面有休息室和更衣室。由于车间在一层，工人们更衣后，还需返回。禁止穿鞋进入车间，那里铺着红色的带孔地毯。荧光灯发出红色的光，走廊里显得阴森森的。女工们的面部看起来暗黑，毫无光泽。雅子注视着同伴们疲惫不堪的脸，心想，我大概和她们一样吧。

卫生监督员驹田手里拿着除尘滚子站在拖鞋面前等候。沉默寡言的驹田，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在每个人的背后推一下滚子。这样做是为了事先将每个人从外面带进来的尘土清除掉。

女工们在铺有榻榻米的宽敞休息室里，三五个人聚在一起说笑着。大家都已换上白色工作服，吃了早点，喝了茶水，等待开工的时间。也有的人想，哪怕打个盹也好，坐在旁边闭目养神。

近百人的夜班工人中，约三分之一是巴西人，其男女比例为各占半数。因赶上假期，学生打工的数量有所增加。但几乎大部分还是四五十岁的家庭主妇计时工。

雅子一边和年纪大的人打招呼，一边走进更衣室，发现山本弥生一个人坐在室内的一角。看到三个伙伴，她也毫无表情，像丢了魂似的呆呆坐着。雅子问候道：



“阿山，早上好！”

弥生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笑容，但瞬间就消失了。

“你好像很疲劳呀。”

弥生点了点头，仍然沉默不语，表情忧郁。在四个女工中，不，在所有上班的女工中，弥生长得最漂亮，五官匀称得无可挑剔——眉清目秀，高高的鼻梁，浑厚的小嘴。个头虽不算高，但体形苗条，富有魅力。在厂里是有名的美人，所以，既容易受到伤害，又为人们所喜爱。

雅子一直在保护着弥生。与好胜心强的自己不一样，弥生总是与世无争。她不知不觉地养成一种与郁闷无缘的性格，让人们每天都能看到这是一个心绪复杂不断变化的可爱女人。

“你哪儿不舒服？无精打采的样子。”

良惠用略显红肿的手在弥生的肩上“啪”地拍了一掌，使弥生不由得全身抖了一下。对她的反应感到吃惊的良惠回头瞅了瞅雅子。雅子用眼神示意两个人先走，然后坐到她的前面。

“哪儿不舒服吗？”

“唔，没什么。”

“和丈夫吵架了吗？”

“要光是吵几架，那倒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可是……”

弥生意味深长地说，用恍惚无神的目光，看着雅子背后的天空。

雅子为了节省时间，边用发卡归拢一下披肩发，边问：